

帶我去找夜生活

最後一次約會，青豆意味深長的說：「你不覺得捷運像是埋入城市的血管嗎？」以「你」開頭，卻讓人感受不到她在詢問。

「我們都被關入地底，不見天日，按規劃好的路線移動。像是最汙濁的血液。」吐完這段話，她表情罩上一層迷霧，我卻怎麼也無法看穿。

在我這邊，有關她的物事，只剩下一副她忘記拿回的耳機，僅此而已。

還在交往的時候，我都會把耳機放進口袋才出門。粉紅色的，傳統的有線耳機。每次約完會，再摸向口袋，我又會發現忘了還回去。出門前把耳機放進口袋的習慣，分手後仍被留了下來，即便今天再沒有「還回去」的必要了。

重低音從頭頂倒下，節拍劇烈搖晃著空間。在排隊進場時，大根這麼對我說：「放輕鬆，身體自然會動起來。」我原本還懷疑呢。

大根是系籃隊長，高壯身形，俐落梳起的油頭。鼠灰色的運動外套底下是一股香水與汗味合流的氣味，一路走來，女人的視線不停飄向這裡，而他只是老練無視。「今天是帶你放鬆的。」他扶著我的肩膀，領我進他朋友的包廂。

包廂坐滿，但還是為我們擠出兩個空位。大根問：「安弟今天喝夠了嗎？」「喝！——喝！——喝——！」坐最裡面，受眾人擁戴的，好像就是安弟。他聳聳肩，咕嚕一聲把桌上的調酒喝盡。說不上平淡的氣氛，又被炒熱。

後來壽星安弟不停向我停敬酒。「失戀沒有關係……」他早已喝醉，還要證明自己有安慰人的餘力。但過了快一個小時，他還在同一句話上打轉。

玻璃圓桌，一圈坐的都是穿著大膽的男女。男人壯完酒膽，紛紛勾搭起女人；酒過三巡的女人，也不故作矜持。

短髮染紫的小紫，倚靠在全身名牌的金髮男身上，紅脣貼在他耳邊，說笑或是吹氣。大方抱胸的女大生小 B，同時和兩個遞酒來的男人鬼扯，香肩不時靠向其中的草食男，肉食男知趣，識相走開了；沒過多久，原本的草食男也不安分了，手指緩緩滑向窄裙的邊緣……

整個包廂著魔，像慾望的盒子，DJ 轉盤的手指一點一點把它給掀開。我發現到的時候，服務生剛剛收去第三盤空杯，我和大根則成為了風暴中的颱風眼，我和他還在小酌，聽剛認識的安弟重複屁話：「失戀沒有關係……」

兩眼失焦的安弟向我大喊：「我還要保護小蘋！」

我們投去視線，叫小蘋的女孩只是苦笑，黑白分明的眼珠四處游移，儼然還是生手。她和安弟只隔著一點距離，披在她身上的，則是他剛剛穿著的牛仔外套。他們之間，或許有甚麼？

「這杯喝完下舞池吧。」大根將 shot 杯中的調酒喝乾，領我走出包廂。

大根的舞池攻略，首先是放棄語言的溝通。

震耳欲聾的音浪下，貿然說話等同自殺。就算對方聽得清楚，對此刻正把身體交給 DJ 支配的她們來說，搭訕太唐突，更是種雜訊。

眼神是溝通真正可信的媒介。要等對方開口，否則不要說話，用眼神來確認眼神，熱切的對視是接觸的第一步。

再來只要把心放給感官。

微茫最好，能讓身體在音樂的震動下，自然靠近獵物。撫觸則要不出自刻意的，進攻、回防、進攻……獵物設下的心防終於是會瓦解的。

藍、紅、紫、粉的燈光在眼前聚散。

大根雙手握拳，舉至肩頭。我模仿他的動作，在女人和女人間的空隙扭擺身體。「你爽嗎！」他對我喊。「爽！」我和沉重電音抗衡，朝正沒入人海中的他回喊，只見他比讚的右手拇指，快速消失在了人潮。

我變成隻身赴敵，還是照大根給出的教誨，把理智好好拋下。

挨近風韻各別的「她」，然後一次次失敗。

最後我發現，自己靠近的獵物都長得神似。俐落的短髮，橘子香水，連短暫對視的雙眼也像極青豆。發現到這點時，巨大的落空感差點讓我逃出舞池。

我趁身上還殘留酒意，愈加放縱，把手從後繞過女人的腰，隨音樂的起落摩娑身體。對方猛然轉頭，把一對冰冷的視線瞪向我。醉意全消了。我識相滾出舞池。那視線的拒絕，以及責備，又讓我想起青豆。

我在舞池旁，倚靠包廂外牆抽菸。音響播送〈辣台妹〉低級的歌詞。舞池內的男女受音樂支配，有些女人將頭抵靠在男人的肩窩，嫵媚晃動，或無心的接吻。跟一個個素昧平生的男人，她們究竟為了甚麼？

有道無形的牆，阻擋在我與舞池之間。一張張陶醉的、勾引的，或白眼的表情，都讓我想到不在場的人物，因此出戲。

我望著舞池內一雙一雙溺水的眼睛。

隱隱，感覺到口袋中的耳機，沒發出任何聲音，存在感卻比轟鳴的音響更強。不知怎的，我想起大二的某一堂日文課。正午的陽光穿過枝葉、灑進窗邊，她的髮絲就在光照下變得透明。還沒結識的她，沒看向黑板，兩眼專注看向窗外，她左耳塞著粉色的耳機，一條蜿蜒的線很長，連向抽屜的深處，抽屜裏頭卻甚麼都沒有，耳機線照理說沒接上任何裝置才對……

她正聽著甚麼？我無法專心，只能盯著她低垂的長睫毛，想像，她此時此刻所聽著的聲音……不久之前還燒燙的心臟，驟降到了冰點。

回過神來，腳邊已經躺著七八只菸蒂。我看見舞池角落的大根，他和陌生的女伴跳舞，臂膀摟住女伴膚色袒露的腰，兩人隨音樂的節奏步步挺進，自然而然的，唇畔交疊在了一起。

我回到包廂時，包廂已變得冷清，只剩兩三個還在慫恿女人喝酒的男人，以及癱倒在沙發上，好像呢喃著咒語的安弟。小蘋，先把安弟先前掛在身上的外套摺好，充當男孩的睡枕，臥蠶上的目光骨碌碌看向我，像是好奇，卻又對開話題不得要領。

我跨過男孩散發酒臭的屍體，向她攀談。以視線對上視線，就和大根說的一樣。我注意到她的眼珠正閃爍異樣的神采。

小蘋是台藝的新生。開學近半年，還沒調適好大學生應有的生活步調，膽怯的視線，和第一印象一樣，儼然誤入虎穴的小白兔，給男人想要保護的稚嫩感，但那種稚嫩放在「這種地方」就顯得愈加危險。

「幹嘛笑我！不准擺臭學長的架子。」她嘟嘴，於是我也伸出食指，戳她鼓脹的臉頰，「幹嘛啦，白癡。」她露齒一笑，牽動起顴骨的蘋果肌，在酒精暈染的紅潮中，可愛是比性感更要命的。

此時包廂，仍受著音響空襲，酒杯內五顏六色的波面，盪起陣陣漣漪。和蘋果女孩不眨眼的對視一會兒，肩膀感到不可思議的放鬆，背脊也在不知不覺間被沙發給吸入。

她說期中考完，她央求幾個女生帶她來這「初體驗」，膽小的她從來沒有辦法好好接近男生。

「現場，跟想像的很不一樣。」她苦笑的说。然後說到安弟，安弟自告奮勇

要來，那個「明顯」喜歡她的大男孩，以他自己的生日作為籌碼。

到了當天，其他人臨時傳訊息說有事。到最後，只有動作太明顯的大男孩跟不知情的自己，還出現在門口。「超——刻——意——的。」她一邊說一邊啜酒，轉眼間，還剩半杯的酒水，消失在她滋潤的唇邊。

「妳的酒量原來這麼好。」我發自真心讚嘆。

「你們男生不要自以為是……再幫女生擋酒了。」視線不約而同的，落向沙發上痛苦抽搐的男孩。

看著看著，她帶譴責的語氣也緩緩化解，轉為鈴鐺般的笑聲。

包廂內的視線都往我們這邊聚來，我們沉默互看了一陣子，我接著感覺到肩頭的重量；竄入鼻腔的，洗髮精淡淡的香氣。身體觸電，但我也伸出手，撫平在她額前濕黏的瀏海。

她或許和我一樣，是被這個場所所拒斥的，那一類人。當我這麼想，身體就感覺不到對「靠近」的排斥。

我從口袋深處取出耳機，把線團細心鬆綁後，將單邊遞給了蘋果女孩。

她的右耳、我的左耳同時沒入粉紅色的兩端。

熟悉的歌聲取代了外頭，音響震耳的空襲，是老菸槍合唱團的〈Something Just Like This〉。枕在我肩頭的少女正閉目養神，偶爾隨旋律晃動肩膀，但都沒怎麼對上拍子，讓我懷疑她的節奏感。

耳機中，男人獨唱，編織著對一個女人的愛意。我只能聽見單耳的歌聲，卻比平常聽時，來得更加完整。

歌曲進入尾聲，我回現實的夜店。

節拍的轟鳴，籠罩著包廂，籠罩我和肩頭上的少女。

「要下舞池嗎？」我鼓起勇氣提議。她看向醉倒地板的安弟，不知怎的，恐懼讓我一把牽住少女。她慢了半拍，才從我的肩膀緩緩挪開頭，她沒有言語的笑，我拉起她走出包廂。我們一前一後，走入燈光閃動的舞池。

睡著了的安弟面向我們這邊，睡夢中他仍注視著走遠的我們。

DJ 台上暴風雨襲來，人流就像不斷觸礁的激浪。這個時間點，形單影隻的大都退到了外圍，在浪邊等待見縫插針的機會。

我和小蘋則任憑電音主宰。

她迷亂的表情，在七彩燈光下閃動。每一曲到了尾聲，我們便高舉雙手尖叫，一邊悄悄縮短彼此間的距離。

穿著暴露的女人，魚貫走上舞台。

「尖叫聲——」一群身著內衣的女人隨節拍扭臀，舞曲的分貝驟升，舞台下方則更加瘋狂。

燈光快速切換，忽明忽暗。每個瞬間、每一張臉孔，都被燈光不停切碎。「Every——body——」不只我們，每一對身影都貼合在了一起。我環抱住她的腰，隨DJ 的節奏，我們湊近，直到無法湊近為止。一切像是發生在幻燈片中，各色燈光仍交錯，空間陷入了集體的夢境。

舞台是祭壇。偌大的音響，將一個個獨立的靈魂，連同他們的肉體融解、攪拌著，在舞池中完成一爐湯水。她的體香，我的意識，再也無法分開。

無法思考，腦袋任憑著電音宰割。

「妳好香。」我在她的耳畔說。她咬住下唇，直直看進我的眼睛。

DJ 一切唱盤，快歌的結尾，馬上接上一首慢歌。劇烈搖晃的人潮平息，她的身體靠了上來，頭抵住了我的肩窩。我的手，鬆開環抱的姿勢，滑向裸露大半的背部。她向我緩緩抬起，她闔上眼瞼的臉龐。

視線所及只有長長的眼睫毛，紅唇微啟、顫抖著……

我將臉湊了上去。

時間，不知過了多久。除香甜的鼻息之外，再沒有任何東西，能闖入我麻痺的意識。

舌頭在對方的巢穴探索著對方。

我的面前，就只有小蘋，好像在此刻閉上眼睛，就是永恆了。正當我要將眼睛闔上，永遠闔上，口袋中的手機發出震動。

大根傳來訊息：「來找我拜託。」

夜店的廁所旁，我找到了蹲踞牆角的大根。

他一臉抱歉，讓我扶他，走出凌晨三點的夜店。三點的信義區仍隱沒在夜色中，飄著細雨。我把他安放在鐵捲門拉下的銀行騎樓。

他的醉後失態，大概不會像安弟那樣安分的，放著不管肯定會釀災。

「媽的！我不夠兄弟，不夠兄弟！」一路上他還在炫耀脖子上的吻痕，現在則意識不清，在胡言亂語。

「我今天玩得夠盡興啦。」不知道他是不是沒聽見。他抱頭，身體緊緊縮在騎樓下的空間，起初大力抽動他的雙腿，現在已打起呼，不省人事。

我發現他來時那件鼠灰色的外套，不見了蹤影。於是脫下外套，披到他的屍體上，席捲上身的寒冷，讓我回想起舞池的纏綿，小蘋陶醉的表情。

我得回包廂幫大根拿回外套。

動念便起身，我要趁四點關店前趕回那裡。

屋簷外還飄著雨絲，大馬路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水窪，我顧不及此，像奔出舞會的灰姑娘，要趕在魔法解除以前，穿過這座城市。

當淋成落湯雞的我，踏回由燈光、音樂所支配的世界，DJ 已開始播最後的一首歌。我沒有馬上回包廂，而是走到舞池旁，定睛尋找熟悉的身影。

成雙的人影，在音樂下，不約而同開始熱吻。

我發現傳進耳朵的，是老菸槍合唱團那首〈Something Just Like This〉，但跟單邊耳機播出的不一樣，經過大量混音，已變了調，集體的熱吻還在持續。而當音樂漸漸淡出，夜晚也迎來了尾聲。

凌晨四點，燈光大起。

男女開始流出舞池，就在這時候，我發現了小蘋。就在舞池的中央。

她一動不動，嬌小的她踮腳尖，臉和男人的臉組合在一起，像是兩片剛好可以拼合的樂高玩具。

散場的人潮，從兩人身旁緩緩退去。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。

空蕩蕩的舞池最後只留下兩人。陌生的男人，與無比陌生的她，此刻化為同一尊雕像。身旁傳來醉漢和醉漢的吆喝聲，「快速離場！」工作人員的咆哮不絕於耳。

安弟還醉倒在包廂，我來的時候，他正被清場的工作人員搖醒，他茫然東張西望，好像找尋著某人的身影。只有我知道，他是注定錯過了。

我拿好外套，走回騎樓，才看到大根傳來的訊息。

「好累，我先叫 Uber 回去了。」後面還多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：「就當做一場夢就好。」

作為我外套的回禮？他將菸盒留在原地。

屋簷外還飄著惱人的雨水，一屁股坐下之後，我才注意到滿地檳榔渣、菸蒂，跟混雜酒水的嘔吐。但已經來不及了，來不及了。

我在風中困難點火，並將粉紅色的耳機，放入兩邊耳朵。必須聽些甚麼，因為只要闔上眼皮，轟鳴又會襲來，時紅時紫的光幕，會在眼皮上不停閃動。前所未有的疲憊感讓屁股沒法離開地面。

然後耳機放出告五人唱的——〈帶我去找夜生活〉。我跟著哼起旋律。

「如果你就是一切、如果我就是絕對、如果清醒是種罪，就讓愛去蔓延，成全每個夜……」哼著哼著，才發覺到不對勁。耳機，只有單邊有音樂。

我拿起來看，才發現是自己遞向小蘋的那邊。原來根本發不出聲音。

右耳能聽見深夜計程車高速駛過，濺起水花。

完全，令人作嘔的感覺。

凌晨四點，我被留在即將醒來的，城市的中心，獨自等待著首班捷運的到來。「我們都被關入地底，不見天日，按規劃好的路線移動，」她說：「像是最汗濁的血液。」我已經想不起那個，說話的人是誰了。彷彿來自遙遠地方的聲音，卻不絕於耳……